



新刻石室先生丹洲集二十四卷

文同著

記

靜難軍靈峯寺新閣記

嘉祐元年同佐靜難幕是時邊警不動歲穀屢熟居  
惟奉詔書謹約束之外無一事可領但攜引僚友窮  
高遠探古舊發為詠歌以度閑日紫微山靈峰寺者  
凡出必造焉寺居城中據山之險有閣北嚮下臨闕  
闔官居民宇池園觀榭閭市喧合坊陌斜委平坐俯  
矚無不盡在外之高原大野環擁趨集周之城隍漢

之壁壘唐之丘壠淒涼毀落成會目下當時猶恨其  
主者用智未深不能飛楹走欄直跨軒絕若是則左  
九峻右崆峒不起席上皆游髣髴每一來此雖矐黑  
尚不忍去自被召供職秘館或佳辰令節未嘗不懷  
念向時相從於是之樂五年冬奉使歸蜀以故復至  
此郡校館之後接賓客奉燕飲日日不暇已復遽去  
卒不能一到此寺但往來馬上據鞍仰首憶前事感  
故迹而已時太守都官郎中解公指之而謂同曰是  
昔君侯之所常遊者惜其未甚顯快不稱其地今將  
授以規制而改新之君侯宜以文紀其上他人不知

詳矣同曰是素所喜命安敢辭六年四月公以書來  
謂同閣已成磨石久矣將受代須得記乃幸同把書  
東望注想良久心與境絕莫得名狀竊謂公之清修  
雅潔凡有建置蓋出俗外爲是閣也必能瓌宏偉壯  
卓立特出踳蟠高虛執力走動東泉之幽曠南園之  
邃密西莊之冶麗北湖之清勝宜然四面低色飲氣  
伏不肖於其下矣同繫官在遠不能陪賓從之末與  
公燕賞使遠近景物後來所得者無由採摭以就鄙  
詞之壯觀聊執筆以應前日之命儻後呂幸見尚遺  
畧者期為公以他文補之五月初一日記

邛州鳳凰山新禪院記

臨邛郡西北皆大山所叢衍迤旁薄深蟠遠走直注  
大度限迥巖詔鬱如雲煙涌如波濤晴光陰嵐明昧  
一屬其間孤峯峩然傑立豪峙首領臨惜此伽藍遂  
入民藉乃以狀聞於大帥端明殿學士宋公祁願以  
本郡白鶴山中谿禪師淳用主之公隆法嚮善樂受  
乃請盡舉其地以畀於師師梵行高特有聲南土持  
大法眼回矚鄉社迅機敏語導接無倦拂蒙去部領  
會者衆受山之日遠近白黑咸此赴助景氣明霽崑  
谷軒豁若有神物踴躍衛護螺鼓之會遂不虛日禪

悅法樂皆自滿慰方便之化城解脫之道場於是乎  
在師以余昔從事此郡嘗歷覽勝境今復倅州事具  
曉本末謂記此者莫余之詳署狀以辭所懇精至因  
語之曰道以人存地由法盛增福持慧圖為永傳師  
固已知之矣余何暇喋喋哉其或叙山之靈勝述累  
世傳山之人紀師為第一代住持此畧備矣喜祐六  
年五月十五日記

茂州汶川縣勝因院記

繇玉壘南下過笮迤西循皂江左折越大平渡行深  
入曲無慮六十里至茂之汶川有地曰拓平羣山却

立大陸初露畦麻噲稻杳遠空濶披墻帶麓壤土鮮  
潤景物瓌麗人物純篤就其佳處有院曰羅漢昔有  
頭陀德欽戒操甚嚴歲臘居久其徒委散是身獨在  
常懼其所將底墮落願擇高行屬呂香火得永康軍  
大中祥符寺僧義海者付之至惟簡師凡五世也惟  
簡性顚索所趣端慎守僧律作佛事癯形晦面不避  
風雨遠近四衆咸宗仰之既至此地乃圖崇飾伐木  
鑄崖大輯材礎構廣廈設尊像儲秘典納淨侶凡所  
款有一一完具殆逾一紀功力方絕以名上列乃錫  
金號庭堂虛敞檐宇飄動丹明碧照續繡崑谷誠歸

嚮之福地而莊嚴之道場也惟簡余之邑人遠來求  
紀其事間嘗謂余曰青城諸峯惟大茂最為高厚然  
夫人上清之望者乃世俗之所能見爾如吾所居正  
向其面脉絡表裏披歛出沒澗壑鈎蔓巖嶺屈折高  
林巨樾巍崗險頂晨霞夕靄染漬輝耀湍瀑淙激禽  
虫啼響一日萬狀無有窮極翳眼傾耳不知厭倦此  
方外清絕之境世間奇偉之觀而惟簡輒擅有之山  
林之人所獲多矣安得君之車馬一至其地且幸吾  
言之不誣余聽其說袞袞令人喜聞回視此身若處  
泥奔何時濯洗以從師傲兀於其間哉因命筆綴次

其事使歸琢諸品石遂以爲記云熙寧二年十月十五日

成都府學射山新修祠宇記

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治平二年夏四月被詔守蜀明年春三月上巳來遊學射山主民樂也故事有張栢子者嘗居此學道以是日得帝詔駕赤文於菟籥雲衢天關以去後凡其時兩蜀之人如以戒令約不赴而有所誅責者奔走會其上詣通真觀禱其神從道士受秘錄以歸一年禍福率指此日惰與恭之所招致也自昔語如此人益起信逮今遠近以期而致者愈無鞅數成都燕集用一春爲常三日不修已云

遠甚然各有定處惟此山之會最極盛太守與其屬候城已出鍾鼓旗旆綿三十里無少缺都人士女被珠貝服繒錦藻績富麗映照原野浩如翻江擘如凝霞上下立列窮極繁麗徜徉徙倚直暮而入公既至喜遊人之還然復愛其地距城不一舍而孤嶺橫出夷陸景氣殊曠絕但謂宮室獨與物不比稱明日召知縣事李君弼賢語之曰此隸治下載譜籍寔號勝處而模矩制量諸不如所說柰何議者其咎將付之於守宰歟予與君其款對人不愧中在謀其完矣遂授之宜所已當然者君曰公所命弼賢能爲之乃調

匠度材悉以良法不煩公不傷私未逾時而已云事畢矣為三清殿為張先生祠堂為道宮齋館為燕宇便室與凡所以可為之屋者一一無不有亡慮三十楹開台延連輝顯華眈兀于雲際動于林表誠樓真之秘夏而合宴之佳觀也自是日有來者嗟頌顧瞻聚叻而談曰此地不知化為榛墟者凡幾年一日為賢者所經慮芟舊而揭新之詎偶然耶豈神靈所居不可廢待其人而後俾興之耶不然何歷歲滋久而無一有所問者耶蓋屬之於我公也蓋延其傳以附地志公因使同文之為紀其補四年正月初五日記

衢州龍丘縣重脩徐偃王廟記

惟天之性人以仁其端本完重植深而培固凡所以設于事為顛沛反復非巨衆被利則未嘗以妄施或罹遇不幸至委國動民猶不俾一命自我以死而獨巨身負之者既沒其精魂更億萬年亦不泯然與膚骸漫漬隨土壤化去必將憑依其地吐發靈氣關陰陽主水旱導宣天心以蒙福于一方有人焉偃王是已衢州龍丘縣有王廟退之常為之碑言王事至悉此不復書自唐元和時其裔孫放為州刺史即其居侈大之今數百祀不知凡幾易至此近歲凶沴忽作

他走茂效遠近赴嚮必以王得鮎背稚齒拜列庭下  
祝語未既祥報已集田疇野婦歲旣稔食不信殓殍  
泰然自處蓋嘗語王以爲一天云而棟宇墻級久廢  
不治騫推侈爛貌衛蒙沒失於靖密與事不對進士  
毛維周等視此懼悼咸謂非稱循不脩飾民恭以情  
誠薄禮鬪積嫚王饗乃相與具材選工改化舊制天  
落地湧內外輝潔民之心由是益虔而王之威神愈  
爲崇嚴矣維周因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抃遠來甸文  
刻以示後同不能免因爲紀其大畧又繫以辭使祀  
者歌之以答王之休烈其辭曰

穆既不道兮王爲民而遠驅國覆身殞兮其靈徘徊  
而游於吾衢王之去此兮歲凡會其幾元名與日新  
兮恍然若王之常存惟皇之生元元兮獨厚王其曰  
仁死不俾磨兮顯以福尸于斯民皇命王之甚重兮  
王亦報以其職水以之賜兮旱以之澤民被札毒兮  
王心以惻裁害攘却兮休嘉翕習牲醴兮醇醲肴藪  
兮潔豐歛群誠兮端莊外與物稱兮進于王堂奉祀  
以時兮王德敢忘其安此兮天地與長

嘉州平羌縣新脩夫子廟記

項川道士李有慶過叩訪余謂余曰漢嘉屬邑曰平



羗者其令尉相與增脩夫子廟成歆君侯之文以紀  
歲月且未敢使有慶候君侯可否應之曰予何者敢  
當此雖然二君與余無一日之舊不以屬他人而獨  
見諉於余意特厚或辭焉缺其望矣但未能知其所  
以廢起之由為此復何讓道士曰聞之其先有屋數  
椽惟春秋二丁其令始一過其闌為行釋奠禮者既  
出乃闔戶不復顧風揭雨灌虺鼠鑄潰液爛頽壓墟  
落如也嘉祐元年令始平馮君玠創殿一區翊夫  
子像圖十哲於壁後晏君升鄉用安靜掾薦者治此  
景君思誼以才候子試吏為之佐二君幹敏而文智

參謀同臬地繩基復圖補完縣之秀民呂甄等趨善  
向教就集厥事願進材用交章委箇起五年季冬之  
甲子訖六年仲春之癸亥不費公不暴私凡若下楹  
內外悉具虛敞深靖崇庠有制蜚移連連巍譙騫騫  
藏俎豆儲典籍召良師延美士於是邑人之佳子弟  
抱書楚楚來立門下願隸荼于其間者二君咸與之  
進勸教不倦其大抵如此余曰是能爾耶賢哉其為  
也今夫仕進者不自計其中之所有而所治才褊辟  
則嗟悔怨懟一切放墮不事事或倚上官視聽不相  
及恣用貪狼推剝其下以厭已之欲是此等天下常

不少矣今二君所涖之邑在蜀無與較其小而能先  
務教本以篤其俗使詩書禮樂之術日薰染其耳目  
是知為政之大端也薄書期會之末畧解事者皆能  
之豈足為二君美哉道士待余文持去故述其所言  
然甚略是年五年十五日記

邛州永福院新脩桂華閣記

唐紐絕五代易璽為旦暮建知祥將蜀幸中原紛潰  
遂反側不脩職貢輒竊號并底既苟且上下日驚恐  
延死命豈復議興黷舍訓厲賢俊雖秀穎布列亦自  
然樸縵無理致暗翳昏蔽坤文乃落真主出群僞壘

首闕下四海一治風教宣浹字育涵煦刮濯鏤鏤章  
聖朝典禮大具陛下御世光耀益烈邛為要州地物  
繁縟俚師陋士亦備文采童逢彬蔚實愈他郡天禧  
初計君用章始繇鄉書奏賦高第是後累詔翩翩繼  
起至嘉祐某年凡得若干人未安浮圖遵古好從吾  
人遊嚮學樂善因建大閣飾素壁咸寫厥象罔不惟  
肖榜甲相序簪笏聯映端儼矜肅若集朝會郡人仰  
止悉自規敕曰子曰弟勉策晞慕上人此舉為勸實  
博余意迺後來不可禦梓匠增制績工肆巧常願與  
上人從事上人宜勿用廣多為厭壬寅六月十日記

自然水石記

陵陽守居負山悉石西尤砌層崖餘地丈許平夷可  
屋因植四楹面午橫楣闢幽軒正對大林高株缺間  
視遠峯若畫工引淡墨作巒嶺嶷嶷時與煙雲相蔽  
虧愛此有佳趣復靜密公事少休即至宴坐伏息日  
計數取多乃去外俗不得知旁頽巨礪如瘤宜鐫刻  
遂磨治將紀建置歲月沃水盪拭見黜理若髮狀傾  
灘平波瀾漫飀迤複疊先後倫次窪淵聳浪左右役  
目自非天寫神摹人巧孰能為是必由融結固已有  
堅包厚藏待子始發章物蓋顯晦信在時人理疑亦

然苟達此與知命何遠雖爾既有形必復壞倘後人  
加護則傳久未易泐因書側示方來期與子志壹所  
尚且俾為仁壽異聞

新刻石室先生丹淵集第二十五卷

序

文同著

御賜飛白書序

仁宗皇帝飛白書乃聖人不可窮之大藝而無所擬之絕學者也法傳之於天義授之於神淵情睿思下寓毫墨揮灑竊動函負藏畜齊陰陽之功合造化之巧宜乎世人莫得窺其至精極妙之端涯者已若夫皇居奧瑒貴室珎刻有容摹肖時亦飄墮其能於此以幸而獲之者自將別為秘裏盡略他玩沉昇後嗣傳於無極而况密繇嚴從躬被寵錫將宜何如以奉

其休榮者哉嘉祐七年冬十二月戊申帝召侍臣二十有八人觀書于龍圖天章閣又幸寶文閣是日上親御寶跗縱駕華褚貂璫遞薦簪笏環視雲飛霧散之狀龍蟠鳳矯之勢震聳驚眩流動衆目既而遂命以書分賜左右太子賓客掌公禹錫時預此集乃蒙帝子之殊渥焉懷歸有光展對猶濕觀其點分璽角下墜秦寶畫立圭植高掩周瑞仰惟祥符之書氏陽之詔始可相與配其瓌麗而並其崇嚴者歟熙寧五年十月其孫文紀為陵州貴平縣令襲衍複檮載以臨治願將刊鏤布示于遠謀奉堅琰留寘佛廟見求

短引以著其下懿哉侈君之賜揚祖之美乃文紀為人臣子之道於是乎至矣故為題此初八日謹序

拈古頌序

甚哉物之勝于人也久矣萬利舞于前其心未嘗不艷然願得悉厭於已者所歆一動厥本遂失而不可求既爾將何護持而復能固之者邪彼根種鈍下迷謬悞塞入類既淺餘習未新者故不足與道此嗟夫世之術智巧挾姦妄假名教冒資級養已謂無輩視衆若不覲者尚亦睢盱惘敞不自省覺其神已為有力者奪去淪虛浮空餘止腐殼猶務以氣自侈變改

形狀標立高遠誇稱庸惑殊未知一息絕續百骸附  
紛則隨荼散墮灑隸羣趣沈幽沒冥無可洗脫柰何  
日日戴此重障了不明悟此尤為最可憐者也嗚呼  
幻美溺人之深也如此其有能于其中視之謂非已  
之常所能有故不仞其毒若水之不能濡膏之不能  
塗者間有人焉資政殿大學士趙公以台鼎之重再  
尹于蜀蜀之人三十年中凡五見公矣來公之迹終  
未能得或曰公之位既愈高而其色若愈下謙靜恬  
懿無一易德者何耶曰是亡他也脩真達元總了妄  
法物有不能勝之者矣所以常據三旌之榮饗萬鍾

之厚固如飄風值劔暫有一吹彼又豈能轉之如俳  
兒顛娼執綸曳備俛仰顛側諠訥伏罷一由於他人  
所役邪公既以無事為治其下亦各以無事安其職  
化既成矣因萃會古人禪門語錄之深隱者拈而頌  
之凡百篇揭月昏衢擊霆奧蝟瞽者聵者悉使覺知  
仁人之言所利信博一得永得公之志歟嘉祐紀禪  
師出入公之門下香山如滿從白傳之遊圭峯宗密  
接裴相之論得公所述願布行之寫鏤云初屬予為  
序因為道公之髣髴云時熙寧七年甲寅五月戊子  
日謹序

射中金錢序

學以正治心心以明養神神以妙應物是三者常相  
爲用然後始能就乎可致之事蓋發乎其內而不失  
其成于外者繇素具此爾古之君子于射事尤所重  
擇侯選士莫不先之豈非謂其善知夫此理者歟提  
刑度支張公文章政事之外于矢之學號爲精絕求  
之縉紳實選其類近嘗以金錢置之畫帖之上以壓  
其的用明其中之審與僚友競勝約先取以爲樂公  
徐立諦視一發而遂獲之正投其虛鏃若手貫坐客  
歛色相拱而顧左右驚聳都人歎詫皆曰昔人以楊

茶術已較夫伏衆者既大且近何足誇侈較公之善  
彼有餘拙公因作詩以志其事大尹而下咸屬和焉  
馳寄於同使序其畧同曰世常謂夫射而能居所中  
之多者豈天性之本然在乎習之之久而後能也如  
志不自懈日事于其中無賢不肖者一皆底乎其善  
矣豈他術耶噫非也是不知夫所謂三者常相爲用  
之理也彼知之者則不然取於精微付之於手指之  
間省度而釋惟意所在未有不如其所欲者矣齊工  
之于削輪郢匠之于斲堊與公之于今日之事其道  
一也彼習之之久而能之者未矣哉熙寧六年正月

甲子謹序

種柳詩序

樂蟠地切邊其土燥澀磽礧雖春陽震憤剖發以導  
仁氣亦踈散不瀆潤凡草樹託殖生意結結無人許  
長大柯幹局然皮葉磔然抱節起癭不中材用豈和  
理近戎落不霑浹抑西北性慘冽烏鹵與中州相絕  
至是耶楊君灑巨川爲令之明年暇日乘高窺臨笑  
此童禿曰宜物之術人常與天地相比擬寧有施力  
顛致不可欤遂種柳殆千根表絡諸道旣自指閱各  
任其地闡迺灌浸期以必活生脉通定一無彊者春

條森森夏陰團團禽弄蛭唱蒼翳蕃茂於是彼人乃  
能識榮落以記時節行者得休蔭無懼暵乏爾變此  
川谷一若闕鋪巨川爲政之大抵也乃作三詩記其  
事且欲俾後人相增成和者連章以至大軸巨川携  
入都下示余屬以序予曰事有利於用求成於本無  
或不謂爲難旣成而嗣守之能不毀乃難矣蓋人皆  
喜善自己出若名于他則萬計沮礙無少假貸者十  
常八九今巨川營此亦已勤矣來者能爲撫摩而不  
樵薪之是亦賢君子之所爲也詩將刻石于縣故余  
因以告後人云嘉祐庚子人日安靜文同序



賞梅唱和詩序

蜀之梅與海棠在衆蘄中最爲高第他雖號有處殊  
瓊陋孱瘠苦不可與爲類者然海棠用冶麗妖富徧  
擅氏家取悅群目無所遴擇梅獨以靜艷寒香占深  
林出幽境當萬木未競華侈之時寥然孤芳閑澹簡  
潔重爲恬爽清曠之士之所矜賞故其第又自高也  
成都鈴轄東衙園有素芳亭亭下有梅因名之慶曆  
中四方館使太原王公護兵此邦是花正穠盛公命  
府尹程公而下七八飲亭上第賦詩道其美石刻存  
焉後二十年太原公之子道恭醇之用閣門使繼領

此職其花依然尚如當時之敏系醇之復會其帥龍圖  
趙公抃閱道運使史館榮公誼仲思同僚左藏武侯  
永孚及之運判職方霍侯交誼誠于此讌集而又詩  
之語精意新聯照牙映落墨七不燥衆叻爭習他日醇  
之錄以示同俾載厥事同曰異乎哉彼梅者生于深  
富邃谷之中又居西南絕遠位陋之國幸一得其所  
託遂爲王公大人所愛惜而詠歌之以傳乎無窮信  
夫天之生物滿盈于地中者徒芸芸耳豈能令之各  
善効其所負以取貴于一時耶蓋須待人而然後其  
名始有所成矣噫果如是則成之之力其勝愈于生

之者耶一人之功殆高茲天即同嘗于此為識者議  
之因序賞梅唱和詩故復云

樗蒲格序

李習之有五木經余常愛其叙所以為樗蒲之用者  
始末皆具然其戲最古世之人罕有能作之者故曰  
木曰馬曰關曰矢之類雕鏤彩飾短長矩細會莫識  
其制度矣忠牧夏公守函轍日出其家所藏先帝之  
賜者為其僚屬講而行之於吳盡曉習之之說也如  
此獨所異者盧白雉犢開塞塔禿掇臬之外復加進  
退二采蓋使其技無一或虛者焉又以禿為黑以臬

為雞者疑語近爾按馬融張華皆云老子入胡為此  
戲楚辭有呼白之語周史載擲盧之事臧質劉毅何  
尚之高光宗之徒皆以是而立善名也乃知士君子  
者亦無害留意于此彼王或王洪之墨黷鮑泉蘭望  
之泥嗜掠惡取禍固宜所鄙焉嘉祐二年丁酉仲冬  
月十有三日新平官舍序

費先生詩集序

嘉祐癸卯春東平先生以古律五七言詩共六帙因  
其甥朱景副書為示且屬余以序置其首余熟讀者  
累日甚愛之余居常敢言唐人風調涉五代衰季已

淪委而不振及見先生之所為信遺音餘響又浮大  
空至治世而復下今又軋然發于先生之筆舌爾按  
先生閩中人少舉進士自勝冠走四方游名公鉅卿  
之門命既不偶退返林壑盡諱其他能而一從事於  
此凡四十年探深摘幽愈老益工大抵氣和平而意  
精新使人嗜之而不厭也近世文士以篇什自名者  
甚衆如使先生之言雜行于其中彼將左右顧揖相  
推以為先余恐先生得所漢王者固多傲然而獨居其  
前矣是可傳布於天下也

郭令送行詩序

汾陽郭君以成都府節度推官治永泰既二年凡內  
外職事官得以言舉善於為政者共若干人以狀稱  
其治其將代也凡遠近士大夫喜以文章道人之美  
者共若干人以詩贈其行大抵君之為令之術以廉  
其恕以不自懈以終始之若一也故吏不得肆其暴  
而民皆曰是未嘗擾於我者如是安得稱其治者不  
交章而贈其行者不累篇耶其詩君次第為一編持  
以示余俾余題其首將布之余為之云云

新刻石室先生丹淵集第二十六卷

序

文同著

送趙大資再任成都府詩序

上五年秋七月丞相以成都守臣當更其所以宜往者名氏陳于上前曰是其職序才業皆可以稱其任惟上之所擇者上凝神久之且曰今海內之蕃域號為至重者舉莫若吾之全蜀壤土衍沃民俗豐夥外之則八國種落賴之以綏輯內之則四道郡邑倚之以康靖得人而重固異他所須智畧沈辯威惠肅給厭輿論之所與慰遐氓之所歆者始為其人矣我有

者哲宛在東土是嘗屢以仁愛明恕撫吾西南之民  
其民懷服其信厚逮今未聞有輒敢一日忘去者此  
將頌之再泣于彼其謂往制無或循襲丞相奏被上  
旨乃曰聖慮所及度越常議選委良帥以遺井絡遠  
人蒙慶不勝至幸於是以資政殿大學士召公於營  
丘大旆過國詔趣見上衆悉謂公輔臣必以遠解既  
對便坐獨奉天語雍容啟問移漏累刻惟以願得亟  
裝出都門并驛臨治以副上之所以待下之意訖不  
以私請自免以圖便安遂行上褒嘉之馳使勞諭眷  
委之厚無與為較先是公二紀之中四臨於蜀蜀人

既聞公來另講於道女謹於竈皆曰我之七筮安於  
食而枕筭樂於寢者不圖今日復因於我公矣公既  
至簡條目去苛暴刷滌梗垢磨盪昏瞽羣疑革而水  
消大擾息而波澄未逾月而梁岷之下晏然已為樂  
國矣同昔者嘗聞之於公曰夫感物惠乎有心有心  
則接於物也泥而不博臨理貴乎無款無款則燭於  
理也明而不闇泯諸妄慮照以正見則天下之治安  
有所謂齟齬而難致者哉蓋公素事於此以為身術  
故入居崑廟出殿巨屏曾不以外外曰輕重而一以  
於其所無事者為政治之本凡取知於君而獲愛於

民者其將繇此者欤同常欤有所論撰以紀公之休  
懿會赴官興元道出門下公因授以送行詩一篇俾  
同為之序同乃述上之所以復用公於蜀與公之所  
以得蜀人之歡心者題其篇首詩自韓魏公而下凡  
若干章云熙寧六年上元日謹序

送張學士知嘉州序

熙寧六年秋吾友張益孺自太常禮院求為嘉州既  
得或謂余曰益孺少有才名向嘗以辭章冠國學多  
士遂優中科等自召試入館凡若干年其踐歷亦已  
深矣方朝廷急用賢者之時如益孺不補外被寵擢

列華貴旦暮期爾何遽求去以自緩邪余曰豈其然  
哉夫士之所以恃而立于世者固在乎知此道而已  
矣命既存乎我其所以用舍之者繫人之能否爾惟  
能常安于中以俟時之所進退自信乃篤也或撓已  
以求合之雖上竊寵榮以夸耀末俗其為賢者一付  
清議昧然已為賤丈夫矣益孺脩正端潔治已有法  
度今欲使為賤丈夫者之行其肯邪况漢嘉西南之  
美郡益孺以二千石於此侍嚴君旦夕之膳其為人  
子豈不榮且樂歟以此較彼益孺所獲其少歟彼將  
奚為哉初出都朝中士大夫亦有以益孺之行為可

賀者皆以詩餞之凡若干首益孺視事之明日即走書興元求余為之序將刻之石故為言此八年上元甚美堂書

送朱郎中詩序

熙寧三年庚戌三月癸丑同自蜀還臺宿臨潼華清道館朱康叔引名見訪康叔昔守閬中以治稱同未嘗識之而嘗相通書也遇於此尤自喜問其所以西行之因康叔歛然謂同曰不肖不幸少與母氏相失及今五十年矣自省事始能得有告之者然終不能得知其所以歸逮冠游宦四方雖身居於此而其心

未始輒少時不營營於彼期於母氏之見也去歲在廣德一日若有所感者遂解官決欲走天下冀萬一或遇之當先出函谷上雍宜有得道其迹彷彿殊可信乃斷葷血食刺臂鏤板寫摹佛書輦散於所經由道區區祈徹母氏之聽聞至此累日又言儻在金州者明日且復如南矣言罷涕泣嗚嗚是時同亦新免削杖聞之催咽不自勝起撫康叔曰君尚有母來繫我無之柰何相與歔歔久之夜分散去同輾轉至曉不得寐因口舌百字詩送康叔謂其精愿如此不獲之神理昧矣明朝上馬授之而別至京未幾聞長安

太尹錢公明逸表康叔于朝白朱某鄉棄官本繇尋  
其母今既得之馮翊矣且還之舊秩且褒寵之以勸  
激天下當時士大夫相逢遇譁然駭異稱嘆謂非世  
之所有在昔亦無幾矣其秋康叔侍太夫人入都都  
人逐板輿前後擁觀至所居閭巷談說抃蹈嗟咨至  
有感慨墮淚而不能自語者如是閱月而後已上嘉  
賞特召見復其官又封賜其母長安縣太君康叔請  
願且俸河中庶近母前所在慰之詔許於是好事者  
爭賦詩以贈行凡若干篇五年同守陵州康叔之子  
雜縣尉瞻之遣使致書授之大軸于前此詩也且曰

大人昔來祖母時其端涯絕未知而公與之詩謂必  
得後果然瞻之將款益以諸公所為刻傳之幸公復  
序之使明白同既已高康叔之懿行又愛其子能章  
大其父之令名故為之云云以警當世之薄俗以貽  
史氏之願作佳傳者康叔名壽昌今為駕部郎中壬  
子中元平雲閣序

送敏行無演序

余於莊周書讀之有年矣愛其善騁高辯一盡乎天  
下事物有名相者性分之理輒嘗謂曰是雖有好為  
橫議之士於此固亦無地可以容其言矣後得僧肇



法師四絕論因悟不遷不真之旨與無知無名之義  
漸簡邪惑直領妙慧回視向之所嗜逍遙齊物之說  
何其誆誆者哉其有高不可躡而深不可汲者竊常  
患之講師無演自成都來爲余設滅緣之梯引除妄  
之綆使余旁羊恣肆造詣無極俛仰一息空色皆盡  
斯無演之力於余大矣顧余所獲者何等物耶一日  
無演忽語余以西還之期挽袂以留屢不能得遂書  
此以贈別且自見也熙寧六年癸丑季冬甲申書

送通判張總之都官赴闕序

服道之深者其心必渾融淵虛寬廓夷易秉負確固

動不回辟通顯處屈約視之槩然弗汨乎中安所  
自存以克其元焉近世養士不以三代之法成就之  
使其知此術甚鮮同嘗用是以考質士大夫之所  
爲謂清河張侯總之者斯人歟總之仁以治已誠以  
接物自登科凡三十年而官不過員外郎位才止治  
中從事不競熱不倚俗外泊而內靜色恬而氣和其  
辯論正而達其文章博而粹無躁志無懟語愉如也  
同徃年拜總之於成都及來南幽復得預總之職事  
反覆參視無有缺誠哉士者之型範而吏者之文  
墨耳今解秩歸闕彼能以賢才而報國者云誰如歎

爲朝廷求所以有益于時者用總之則名知人矣

道士袁惟正字行之序

道士袁君閬中人也其所住觀與余永泰山居相距才百里予昔在鄉里時已聞袁君能用六十四卦推五行配六神使七十二敘言人禍福已發未兆之應一一若目見然竟未識袁君之面也後余典校中秘書幸與士大夫遊近日徃徃有爲予言道士自蜀來者善以文象消息休咎嘗與某人占某事某事約時指日無不如其說郭景純管公明之流也予雖舊聞袁君之術甚詳而未敢以是必爲袁君以對之爾暇

日納涼於城南道宇有道士出西廡下高顛廣顛狀貌怪偉劇予以入坐堂上予因問其所從來曰來自蜀問何以居此曰徃年嘗以占驗得權貴人意遂喜以紫服奏我館我於是問其術誰師而如此曰自居蜀時已得異人授祕記後復走天下東西南北殆遍聞某所有某人善此術者雖數千里必徃咨焉頃吾所學而遂無疑凡今所言若牛办虱鏃見則洞然矣問其姓曰袁氏乃余昔在鄉里時所聞與昝士大夫爲予言者袁君是矣遂與之徃還一日詣予言諸友皆以字相稱我獨無敢以字請予曰惟正者君名歟

夫正者道之所由立也凡在天地間涉形迹該事爲者莫不保之以全其用者也或失之則傾側邪辟龐雜垂盞於不善無不至矣今君方以是術有名于時爲人信嚮如能正以行之守之以固不爲利歆撓其心若莊遵季王之所爲君之道高矣宜以行之爲字袁君跽而言曰方外之人未聞此語幸而君子字我又因而規我敢不佩服以終世書以贈之嘉祐五年庚子元日謹序

夏侑字德卿序

古者諸侯有德天子必賞之以樂有樂必飾之以舞

有舞必差之以行綴其制蓋自六佾而下佾列也列行綴也夫歆識治民之勞逸者必以行綴遠近而考察焉故曰觀其舞知其德會稽夏君生於勲貴之家能不以驕蹇自汚而學問無厭其名佾有意歆其將暴厥所脩以進於位而爲生民之利歆其歆謀致華顯光大以祈有德者之賞歆是必耻其行道也不充而受賜也不侈爾問字於余余以德卿呼之緣其義而就其業也君能勉之歆如能使吾言不負則君之見報者厚矣

新刻石室先生丹淵集第二十七卷

表

賀斬儂智高表

文同著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報狀已斬儂智高訖蕩除妖氣  
天地以劇翦撲兇醜寰瀛甚安危在聽聞孰不懽快  
臣某誠慶誠忭伏惟

皇帝陛下機與神密道如

天高威靈風雷慈惠雲雨國以內外盡陶醇醲物之  
生成皆荷覆育且無獷悍之俗上黷寬仁之尊而儂  
智高者生於窮涯稟者整氣善教不率狂謀自將嘯  
聚九真之徒跳梁五管之地尾掉蜂蝎脣張豺狼驚

驅我民人搖撼我州邑 陛下震動英武鋪宣睿謀  
暫迂材臣畧舉銳士大號鎮壓羣頑遁逃奔流它方  
寄託徵命然且質其親愛許以來馴何泉性之不移  
但狸蹤之自遠憬彼蕃服憚于皇家姦而弗容衆所  
共憤乃盡誅其殘孽仍遠告于中區掀揚曠靈芟刈  
繁穢是宜兼以毋弟尸諸市朝大正嚴科了無遺種  
傳命下諭有生成知四夷之魂盡飛萬國之手皆舞  
茲焉溘滅永矣恬寧臣限守邊州不獲奔詣闕庭臣  
無任瞻天望聖喜忭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賀聖體康復表

臣某言今月日本州進奏官任中立狀報 聖體康  
復於二月二十三日御延和殿親見羣臣者嚮以皇  
躬忽嬰美疾勿藥有喜大易載無妄之文自得爲功  
內經明適性之說仰聆安豫俯積欣歛臣某誠歡誠  
忭頓首頓首恭惟 皇帝陛下乘熙明之期荷富  
盛之榮抑畏萬務焦勞一心無逸豫以爲懷有憂勤  
而自成懍乎居海寓之大惕若奉祖宗之休乃身冰  
淵所事霄旰屬履三陽之候偶差六辨之和而九廟  
護持萬靈綏祐僅逾旬浹已復恬寧親臨中宸燕見  
庶列氛祲蕩滌條天地所以廓清靈翳欽藏日月所以

光耀輿情既悉黨議相驩况今遐邇乂安左右賢哲  
顧裁思慮游神清燕之深庶召嘉祥享國龐鴻之永  
臣幸逢聖旦忝受邦恩限此守藩無由詣闕臣無任  
瞻天望聖喜忭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賀乾元節表

臣某言臣切以統當大火聖人乘而上臨月在正陽  
真主稟而下降寰宇遇乎嘉節黎庶陶乎盛時和聲  
激揚協氣克衍臣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伏惟

皇帝陛下合天地之粹憑宗祖之休誕靈中區撫衆  
率土纘世而治歷年以深仁恩滂洋德教醲厚顧羣

萌常願於崇報盡衆美難酬於極尊唯逢慶辰乃祝  
睿筭巍然而峙者山嶽浩然而流者江河齊同久長  
無有窮盡臣被惠累世叨榮遠藩限守符章阻陪班  
列遙望天闕臣無任頌神禱聖踊躍忭蹈之至謹奉  
表稱賀以聞

賀恭謝禮畢表

臣某言今月十二日大慶殿恭謝禮畢大赦天下者  
講盛大之儀三靈集祐沛龐鴻之澤萬寓象休鈞隱  
歡聲之馳熏烝和氣之發浩若九土熙然一春臣某  
誠歡誠忭頓首頓首伏惟  
皇帝陛下紹會千齡

之期乘臨百世之統崇立禮樂而標于永古燁明制  
度而盛于前朝念天地生成之深必謹精純之饗惟  
祖宗功德之茂當崇配侑之文爰諏季商遂就吉卯  
具禋容於廣殿協大報於圓丘邦 浸融國典尤備  
顧惟已事必此推恩思與元元之繁共均簡簡之況  
號令迅而風下仁慈滂而雨流臣幸遇昌辰屬臨遠  
郡即時分告縣邑輯呼軍民宣揚聖謨曉諭上德傾  
帑藏之厚賜挺狴牢之衆辜坊歌巷謠耄舞稚蹈悉  
罷祝 陛下享無疆之壽頤 陛下隆不拔之基羣  
口皆然累日後已臣限以職事不獲陪賀闕廷無任

喜忭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賀明堂禮畢表

臣某言伏覩今月二十日赦書到州祀明堂禮畢大  
赦天下臣已於當時呼集官吏軍民宣讀曉諭仍下  
所屬縣鎮施行訖者禮行路寢講昭曠之文詔下中  
區霈汪洋之澤頌聲飽滿叶氣熏烝天子脩大饗之  
儀史臣書盛德之事一朝鉅典萬世洪猷臣某誠歡  
誠忭頓首頓首伏惟 皇帝陛下纂嗣慶基脩崇  
徽屋度越虞華之孝增高商山之仁以謂展三載之  
精裡存五聖之舊矩顧惟 仁廟之世嘗奉合宮之

祠念將循仍俾罔譌墜以示降神之重以彰配帝之  
嚴精虔致誠靖謐終事將均禧于四海爰發號于九  
閔盪垢滌瑕赦過宥罪陳租久債潛烈幽功咸在此  
時盡蒙其惠乾坤泰定日月清明諸產昭蘇太蘇克  
浹臣方當盛旦出守遐州雖不能陪在位以駿奔實  
亦幸與斯民而宣布臣無任瞻天望聖歡忭踊躍激  
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賀同天節表

臣某言伏以月正乎陽體六爻之剛徒日盈其數具  
五位之生成聖人所以出而為乎大君上帝所以命

而撫乎下土嘉辰在旦綿寓皆歡臣某誠慶誠忭頓  
首頓首恭惟 皇帝陛下文脩堯明智兼湯勇無

治不究有為必成自履廣居益新大業立帝王之紀  
將歆度三皇之先齊天地之休豈止饗億年之久常  
臨大寶永覆群生臣久去明廷叨居遠服屬繫采組  
是為有守之官仰薦壽觴徒祝無涯之筭臣無任瞻  
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賀同天節表

臣某言臣聞天之所以生聖人蓋表章於後世國之  
所以得明主期保佑於斯民乃 宋重熙惟皇嗣守



在傳而盛德天縱居尊而睿謨日新故得荒忽之遐  
辟陋之衆泳游帝渥重灼皇明逢慶節以在茲載歡  
聲而無已臣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伏惟 皇帝陛下  
下維堪輿之大紹宗祐之休上帝鑒觀群靈擁衛是  
故月臨于巳六陽儲純粹之精日浹于旬五緯合生  
成之數誕彌聖質對越昌期所以靜淵䟽通剛健中  
正齊堯舜禹軼漢踰唐文淳武嚴惠敏威肅雖然舉  
四海之內願報於帝力極萬寶之重豈酬於化功惟  
於降聖之辰共祝同天之壽臣幸陞仕版竊玷儒林  
屬紆郡紱於遐垠阻綴朝裾於廣城願言致頌與世

同辭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  
以聞

賀正旦表

臣某言天道運四時之功惟春曰首王者布萬方之  
政以歲爲端大和發揚庶彙蕃蕪羣靈儲甚盛之祉  
兆姓禱無窮之休至尊乘之諸福備矣臣某誠歡誠  
忭頓首頓首伏惟 皇帝陛下稟五精之粹會一  
氣之元襲九廟之丕祥荷八殞之大統日躋乃聖天  
祐其仁諒臨御於三朝固昌延於億載臣方當盛旦  
出領遐州阻陪漢會之朝徒祝堯封之壽遙瞻象闕

限守魚符臣無任望天祝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賀冬至表

臣某言天地既復示一陽生物之端帝王其乘饗萬壽集躬之慶惟是撫內外之臣庶於以禱邦家之福禧盛德溥將綿區永賴臣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荷堪輿之寶錄承宗祐之神基睿謨益新聖度愈遠皇明徹乎幽隱惠澤浸乎洪纖遇此昌辰倫諸景貺臣蒙恩守郡待罪踰年拜綵仗之前阻聯華貫望喬雲之下徒想清光臣無任瞻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為楊侍讀謝官表

臣某言才短而治劇務或解去則甚安學荒而為近臣若忝冒則誠愧讓避不獲兢危以居臣某誠惶誠感頓首頓首竊念臣素無它能本自孤立天授介狹世名拙方偶塵宦遊誤應官使約已以道豈敢謀身而自营納名於忠常慙報國之未効命與羈躓職多曠隳惟賴聖神之知屢寬罷軟之責嚮蒙杖屨使辦要煩召至外臺入陪會省簿領控愆財賦浩穰顧區撥以非能慮譴斥而不暇止幸滿歲將從外官甘終

散僚分絕榮路伏遇

皇帝陛下

補飾治道興崇

化原簡求多聞登采衆善演導聖智鋪宣神猷天閣  
之嚴署才臣而訪問書殿之秘列儒官而講陳此之  
清聯當以碩望况今耆雋在列吉鬣盈庭宜親通才  
用副嘉選或下授于辱鄙實有辜於選掄然臣少雖  
從師久已廢業性弗解而自蔽心不磨而愈昏古今  
之宜究極而未至典籍之奧討論而莫精將何以上  
補宸聰遠答天眷重煩綸綍難避於新恩退伏縑緡  
復尋於舊學庶盡一節少裨萬分臣無任感荷慚恐  
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新刻石室先生丹淵集第二十八卷

表

文同著

謝就差知興元府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日進奏院遞到勅牒一道伏蒙聖  
慈以臣陳乞特除授臣知興元府仍放朝辭者便私  
之請輒昧死以上聞從欲之仁遽推恩而下及臣何  
爲者幸至是哉舉千里之大而使之撫綏顧一介之  
輕而敢不勤瘁望過心悸感深涕流臣某誠惶誠恐  
頓首頓首念臣誤緣科名竊造館閣是正譌謬學問  
淺而未精講磨本元才識短而多泥居中無補請外

尤頻嚮歲朝廷俾守仁壽當奉行條詔之始固勿憚  
簿書之勞踰年於茲庶事頗集殆將滿歲當趣還朝  
因念骨肉衆多道途緬邈加有爲累之婚嫁殊無可  
仰之耕桑何所賣琅邪之田徒爾索長安之米以再  
求僻郡少緩私門豈謂伏遇 皇帝陛下照以天  
光函之海量俯矜愚妄特遣誅夷函下武都之書使  
紆南鄭之紱矧茲善地實曰鄰鄉川陸寬平魚稻豐  
美顧惟多士有願往而不能豈爾賤臣或陳請而遂  
得被恩若此圖報用何止俟交官即赴新治誓盡么  
膺之一節庶酬汪濊之萬分但竭愚衷敢誣天鑒臣  
無任感神荷聖怵蹈欣躍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  
謝以聞

興元府謝上任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就差臣知興元軍府事臣已於三  
月十八日上任訖前俾爲州愧無善狀今叨異地竊  
荷優恩退視益滿之材薦霑汪濊之澤揆其不稱常  
爾爲虞臣某誠惶誠感頓首頓首伏念臣稟才不高  
涉學甚淺偶塵仕路輒玷儒林曾無可觀謬被朝綬  
獨有甚幸屢親藩條方解組于隆山之陽復移麾于  
漢水之上逾旬至止盡室安然竊觀風物之宜實與

鄉關之近庶事易輯羣情相通顧雖孱庸粗可臨泣  
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全大勝之德運無私之仁遠  
使孤生亦膺遠寄臣謹當竭已思慮求民隱微諭陛  
下愛人之心行陛下考古之政不敢立異自徼虛名  
惟知盡忠庶酬大惠朝夕於是死生以之臣無任瞻  
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洋州謝到任表

臣某言臣伏蒙聖恩就差臣知洋州軍州事已于十  
月十三日上任訖解麾漢水之陽卒無善狀剖竹洋  
川之上重沐殊恩嚮露愚衷常虞僇責忽污睿聽遽

賜矜從臣某誠惶誠感頓首頓首伏念臣生西南僻  
陋之邦本草莽孤寒之士守章句之學曾未達於淵  
源登詞賦之科幸且緣於階漸期行所願不負於官  
粗知廉耻立身之大端素識忠義報國之名節以至  
四參郡事三佩守符曾無纖疵上抵明憲惟憂所得  
過分不敢別有妄營止求便麾屢瀆嚴宸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憐其雖愚而未至無狀許以堅請而尚令  
有爲惟洋號曰小州在蜀最稱善地所樂有江山之  
勝其養得魚稻之饒疆界甚遠而民人樸淳牒訴不  
繁而獄犴希少比之前治事不及於一分在於愚臣

心實知其萬幸惟勤夙夜以布教條事有未便則裁而失中民或不然則諭以循理誓殫駑力仰答鴻私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陵州謝上任表

臣某言臣伏奉勅差知陵州軍州事已於三月五日赴任訖竊以陵州在崎嶇山谷之中城壘邑屋與巖嶺澗壑相爲上下所領縣四戶口裁二萬稅錢止千三百緡租不滿萬石土田瘠鹵民頗推質各守護本荼不熹作訴訟爲之論朝廷所以愛養遠民之意外惟輯簿書趣期會而

已如是亦可謂之善辦夫職荼者而臣此時輒當斯任豈不爲至幸哉臣誠喜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顛蒙淺陋素無才術但偶以辭律獲中科選既而用此復列館閣惟是稟賦孱薄動涉艱梗凡自近歲以來愈罹患難連綿家禍幾濱於死纔得舊官復以罪失臣常自念生平蹤跡如此而欲久居圖書之府重費太官之膳苟福不稱是必轉爲咎悔臣嚮者所以懇求補外願以所學施於有政冀獲萬一上圖補報頻煩干叩不避誅戮伏蒙皇帝陛下天地父母涵容養育察見幽隱遂賜矜恤不惜千里遣臣試守此

州最為僻陋殊無將迎之勞加復其民素號易治臣  
之得此誠極優幸若夫均稅賦簡徭役撫惇獨明寬  
滯臣旦夕區區所以留意於其間者願持此効仰答  
恩賜策駑礪鈍不知止息臣無任喜懼交集誠悃激  
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復官表

臣某言某今日一日進奏院遞到勅牒官誥各一道  
伏蒙聖恩以祀明堂禮畢特授臣尚書祠部員外郎  
者議禮不當奪官至輕固宜終身不復舊秩豈謂今  
日再蒙新恩緣聖主講右个之洪儀致愚臣歸左曹

之末屬被命忭躍撫躬憂惶臣某誠惶誠感頓首頓  
首伏念臣出身寒微受性迂闊偶從鄉版獲隸朝紳  
迹甚羈孤勢無援助加以讀書不能究其根本臨事  
所以失其源流當獲罪之時人皆謂其未減在布廢  
之後天難酬其大均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執道  
之公御臣以一昔之行罰蓋懲其疏畧之非今也推  
恩式示其昭洒之用臣愈當循省敢怠操脩惟勤討  
論庶備驅使誓殫眇節圖報鴻私臣無任感恩荷德  
喜懼交集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轉官表

臣某言九月十六日進奏院遙到勅牒官誥各一道  
伏蒙聖慈特授臣度支員外郎仍加輕車都尉者錄  
此微勤進之榮秩念無最績徒被優恩欽閱訓辭交  
橫感涕自顧漂零之賤常霑優渥之華臣某誠惶誠  
感頓首頓首伏念臣出西南僻陋之邦本田墮孤寒  
之士偶緣文藝誤中科名二紀歷于仕途一生困于  
末路若絕陘之槩轂屢挽而莫前如墮岸之積沙將  
通而輒塞所以為太常博士自首至尾也僅十年轉  
祠部員外既得復失也凡三次蹇難若此窮薄使然  
退常自循本因無狀用何才榮稱是寵靈得居班聯

已過涯分屬展年之甫滿會奏課以當遷伏遇  
皇帝陛下發天地之德而溥生開日月之光而徧照  
枯根腐抵煦以陽和側隙窮涯破其昏翳是使吏闈  
之蕞品亦升計省之中行臣敢不恪奉官箴究行民  
政誓殫愚効仰報鴻私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  
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賜曆日表 熙寧五年

臣某言本州進奏院遙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恩賜臣  
熙寧五年曆日一卷者切以王者求天之端用正厥  
事聖人合時之序乃繼其神是故凡當改歲之初必



布授人之法以頒宣于列郡以揭示於羣氓使之奉  
行罔或遺廢臣某誠惶誠感頓首頓首伏惟

皇帝陛下仰規洪宰俯育黎元深詔疇人精窮統母  
撰定歲律編為國章賜諸守土之臣諭彼食毛之俗  
使之知氣朔之早晚識功緒之先後順本陰陽調為  
玉燭臣謹當被受敢怠施行捧戴之初忭躍無已臣  
無任佩恩服德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賜曆日表 熙寧七年

臣某言都進奏院遙到宣一道伏蒙聖恩賜臣熙寧  
七年曆日一卷者竊以天道運動而生時所以合靈

文於璿蓋王者遵承而布政所以定寶曆於清臺步  
日月盈縮之纏均節候早晚之序以示萬寓以明兆  
民付諸守臣謹是彝憲臣其誠惶誠感頓首頓首伏  
惟皇帝陛下揔元立極執象求端御六氣以宣和撫五  
辰而在宥於是訂考靈曜之說正斗位以無差造攝  
提格之書成歲功而有緒編研甚密推測尤精臣於  
此時寵被其賜謹當仰虔君惠俯親農期俾遂嘉生  
庶迎協氣臣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  
稱謝以聞

謝賜曆日表 熙寧九年

臣某言今月十三日進奏院遞到宣一道賜臣熙寧九年曆日一本者上天運至神均陰陽之氣而序成四立之功者謂之時聖人命有司推分至之度而編為一暮之事者謂之曆大抵皆因萬民資用而立本蓋慮忽有一物過差而失其故每於首歲而成書必布之諸夏而垂法君心溥愛民意交歡臣某誠惶誠感頓首頓首伏惟 皇帝陛下體合道淵用符天緯謂度類生生而有理當謹候于陽秋謂黎元泯泯而無知必先明於氣朔遂俾清臺而鈎校實如靈憲之精微是則卦氣効而無災沴之虞月令正而合發歛之節盡躋庶俗皆底太和臣幸守半符叨承中旨謹當宣布不敢廢遠臣無任佩荷恩詔喜怵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為林大鄉轉官表

臣某言正月八日進奏院遞到誥勅牒各一道伏蒙聖恩授臣光祿鄉仍放朝謝者詔下九閔實從於藺顧職通三義遽屬於孤平被寵有殊仄身無所臣某誠惶誠感頓首頓首切念臣早編仕籍久玷榮階積處艱煩粗傾庸悞不圖脅諂之賤自企公忠之為盡蒙宸襟深體愚節用絕衆援進由上知出付巨藩入

均會省權寄之重者三路嘗備選求宦游之貴者九  
卿屢叨除委上課雖否取尤則微退念所蒙每虞不  
稱敢期省錄復用褒遷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象天  
高明與日臨照 覆露旁薄光輝顯融顧惟衰孱亦在  
存錄念以久崇加之至息品序清崇屬以領大官之  
任訓言溫厚勉其紹先子之休拜命云初懍懷茲甚  
以何才効可答深仁臣方佩守符遠臨邊屏止罷練  
輯羣武撫綏遐疇以赫揚陛下之威靈以宣浹陛下  
之慈愛竭臣短力緩主西憂盡已之謀畢生以報臣  
無任感恩佩德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為夏官

死邠州上任表

臣某言伏蒙聖 恩就差知邠州已於十月四日到任  
訖領戎轄於維 陽愧無善狀易守麾于邠土遽沐殊  
恩拜命之優省 躬而畏臣某誠惶誠感頓首頓首切  
念臣材甚梗鬱 器非通闕徒以偶逢辰之榮叨延世  
之幸因玷官簿 遂塵使階凡名劇煩亦誤掄委然而  
宣罷輒之力雖 勉而不前慕殊尤之功以愚而莫致  
耳投散地尚畀 雄藩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大和浹  
人廣度容物禮 遇先臣之厚慶流弱嗣之深再使臨  
民用觀為政臣 器雖至淺心亦自明敢不履蹈冰淵

佩服繩墨撫養百姓訓齊三軍願竭涓埃之勤庶酬  
天地之造臣無任感天荷聖喜懼交集之至謹奉表  
稱謝以聞

謝轉官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五日進奏院遞到勅牒官誥各一  
道伏蒙聖恩授臣司封員外郎仍加上輕車都尉散  
官賜如故者分三郡之符慙無後効考四年之績濫  
進前行被命優華撫躬惶戰中謝伏念臣本生寒賤  
之族幸逢明昌之辰官叨清曹職冒秘閣費廩祿已  
逾於二紀隸朝紳亦預于五遷耻從它求榮自上賜

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敷大

度以御世操蕪術而

取人是致庸虛復膺叙轉敢不益循涯分更勵廉隅  
上堅報國之心下固立身之節忠義大者死生以之  
臣無任銜恩荷德喜懼交集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Handwritten mark or signature.

卷之四